

三书耦合,天衣难成

——基于文本抵牾视角对《红楼梦》成书过程新探

胡良英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传媒艺术系,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 作为中国文学典籍中巅峰之作的《红楼梦》,在情节事理、人物塑造、场景布置等方面均存在不少相互抵牾之处。文章从《红楼梦》文本中择要列举其悖谬瑕纰,加以分析,探析《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红楼梦〉初稿》和《〈石头记〉初稿》三部不同主旨的小说合成的创作过程。

[关键词] 红楼梦; 三书合成; 过程; 考证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4-0089-05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典籍中,《红楼梦》^[1]无疑是登峰造极的经典之作,但我们在阅读原著时,每每觉得在情节事理、人物年龄、环境设造等诸方面多有相互抵牾之处,疑惑难解。不少学者对此作过许多有益的探析,不过尚难有真正揭示其谜底、解开其答案者,而对于成书过程的研究,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试从《红楼梦》文本中择其悖谬抵牾之处加以分析,探析《红楼梦》文本三书合一的成书过程。如果这种尝试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对于《红楼梦》文本的重新认识或可增加一些小小的新的经验。

一 悖谬抵牾,疑窦丛生

《红楼梦》事理悖谬,情节抵牾处不少,现择要列举如下。

(一)人物忽大忽小,年龄混乱不清。

薛宝钗的年龄飘忽难定。黛玉进贾府后不久,宝钗一家也来了,虽然文本没有明确宝钗进贾府的具体年龄,但根据内容推算,宝钗长宝玉1岁,宝玉长黛玉1岁,宝钗当长黛玉2岁,黛玉是6岁进的贾府,那么,宝钗进贾府那年当是8岁。但在第二十二回中,凤姐说:“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贾母“喜她稳重和平,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蠲资二十两。”既然说宝钗“才过第一个生辰”,那么,宝钗该是14岁进的贾府,这与黛玉6岁、宝钗8岁进贾府的推算相差6年之多。从宝钗此次进京待选的目的看,宝钗已近

将笄之年就更为合情合理些。

王熙凤的年龄同样是个难解之谜。在第二回中,冷子兴在介绍贾琏时,说他娶的“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黛玉5岁时,凤姐就已结婚两年。在第二十八回中,凤姐说:“上日薛大哥亲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作什么,他说配药。”薛蟠还对凤姐说:“妹妹就没散的,花儿上也得掐下来,过后儿我拣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如此哥哥妹妹相称,自然薛蟠长于凤姐了。另据第六十六回所述,贾琏出差平安州,途中偶遇薛蟠,于酒肆中畅述并将私娶尤二姐之事告知薛蟠,“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诉家里,等生了儿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说:‘早该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过。’”由此可知,王熙凤小于薛蟠是毫无疑问的。薛蟠长宝钗2岁,宝钗长黛玉2岁,则薛蟠长黛玉4岁。黛玉5岁那年,薛蟠不过9岁,年龄小于薛蟠的凤姐就已经结婚两年,岂不是凤姐成婚时尚是幼女?

(二)情节有背情理,事理悖谬荒唐。

薛姨妈举家长住贾府,甚是荒唐。“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是贾府门第相当的豪门望族,此次进京若仅仅是为了望亲住进贾府也还情有可原,但为了送宝钗进京候选,却住进贾府竟达数年之久,况且其间还夹杂着贾府被朝廷抄家之大变故,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

第六回写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其事与人物年龄也不相称,不合情理。

(三)京都所在不明,地点飘忽不定。

文本关于京都,很难找出一个确指的方位来。忽而长安,忽而金陵,忽而都中,忽而神京,忽而又哪里都不是,就是京都。虽然作者为避文字狱之讳,有意将真事隐去,然而同一文本中的同一个地点,如此飘忽不定,着实令读者不着边际,也是文学创作中极为少见的。

第五回写到他随警幻仙姑梦游太虚幻境,在薄命司查阅各省女子前世今生风情月债的档案时,宝玉一心只拣自己家乡的看。只见那边封条上大书七字云:金陵十二钗正册。可见贾宝玉乃金陵人氏。在第二回中,贾雨村问及“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冷子兴便介绍了贾宝玉衔玉而生之事。贾雨村闻此十分诧异地说:“去年我到金陵时,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既然说的是都中新闻,又述贾府兴衰,贾雨村到金陵时还经过了贾宅,与冷子兴演说的对象正好合度,可知贾府就在都中,且京都就是金陵。

第四回,薛蟠素闻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金陵人氏薛蟠对第一繁华之地的“都中”只是素闻,并未曾去过,而且要趁去京都办事的机会才能去得,可见金陵与京都显然不是一地,而且金陵与京都两地相距甚远无疑。

(四)风格前后背离,主旨游离不定。

从故事情节看,《红楼梦》前二十八回风月笔墨居多,在不到30回的文字里,风月笔墨竟达10处之多。而在第二十八回以后,风月笔墨大为减少,且描写也相当含蓄了,大多是“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之类,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同一部作品,前后内容、风格竟然如此不同,这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从文本主旨看,戒妄动风月之情、治邪思妄动之症的主旨多体现于前;描写少男少女的感情生活、讴歌男女之间美好真情的主旨多体现于后。在同一部文学作品中,主旨跳跃之大、转换之快极为少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故事情节来看,主要人物的年龄在文本前面的反而比后面明显更大一些,给人多有“前面小孩做大人事,后面人大呈小孩状”的感觉,于情于理,这些都难以理解的。

纵观现存文本,其中人物年龄、故事情节、客观环境、创作主旨等方面的纰漏、疏忽、抵牾处,远不止上述几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限于篇幅,就不一一罗列。

二 诸多解释,难能服众

作为一部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怎么会出现这

样多相互抵牾之处呢?作为文学巨匠的作者怎么连诸如情节舛错、时序倒流、人物年龄忽大忽小等简单的问题、浅显的纰漏都没能妥善处理呢?这些疑惑,引起了广泛的好奇与兴趣,不少学者大胆探索,提出了许多新奇的答案,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记幻述梦”说。因是一梦,故而无序。

有研究者认为,《红楼梦》文本多有相互抵牾之处的原因在于它讲述的原本就是一个梦。既然是梦,自然就茫无头绪,不可一一坐实,细细考证。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历,梦中之事,实在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心理上的错乱无常、故事的张冠李戴、时间的跳跃,地点的跨越,看似荒唐,实则梦的重要特征,根本不能算作者的笔误^[2]。

持此说的依据有三:一是人生如梦,这是书的主旨。文本记梦甚多,甄士隐梦幻识灵通、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梦境中曲演红楼梦、秦可卿临终托梦等等,大事情、关节处,都是通过梦境来展现来揭示的。贾府由盛极一时到查抄败落也正是大梦一场。文本开卷即谓“历过一番梦幻之后”记在石头之上,抄录传世。并开宗明义地说: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二是书名明确标示原本就是一个梦境的记录。作者苦口婆心提醒阅者,犹恐读者痴迷不悟,又于书末明确指出:“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可见作者可谓用心良苦。三是《好了歌》与甄士隐为之作的《好了歌注》,这正是对人生如梦的最好诠释。《红楼梦》既然写的是梦,就不必过于认真,事事坐实。

(二)“抽删重编”说:至亲好友在传阅评论时,刻意抽删移植。

有学者认为,文本最初在至亲好友之中秘密传阅评论时,由于文本的一些“史笔”,揭示了朝廷内部的斗争,曾遭到某些人的非难与干预,便从中抽出、删弃了。现存的前八十回文本已经不是原稿前八十回的面目,而是从全书中抽掉若干章节重新编排组织,另行整理而成,因而存在许多明显缺失、破绽和欠合^[3]。

执此观点的学者列举出许多证据。最为典型的是第十三回,原稿本是秦可卿与家翁偷欢被人发觉,羞愧难堪,于天香楼悬梁自尽。今本是在批阅者建议下删改而成。脂本有批为证:“‘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这一情节疑点甚多、错位移植痕迹明显。一是

秦可卿托梦不实。一个“败家根本”之人,不可能提出如此深谋远虑的家计长策;分明是在宫闱里“辨是非”的元妃给爹娘托梦提醒“须要退步抽身早”。二是“淫丧”情节的序次失当。按第五回那些图册曲文,这是作为贾府败亡的“造衅开端”之笔,应当在贾府盛衰的转关处,此情节不应在第十三回,所以“删去”的也不仅仅是秦氏的死因。三是秦可卿丧仪失真。其丧仪之盛大风光,无以复加,而受天子特别恩赐的贾敬之丧仪,却是寥寥几笔。这样布局谋篇的合理解释只能是秦可卿的丧仪场面系贾敬的丧仪移植上来的。情节悖理、时序倒流、破绽百出、抵牾重重,这些都是他人在编撰时出于某种目的刻意增删抽削、移植拼凑所致。

(三)“合二为一”说:《风月宝鉴》与《石头记》合并而成。

红学界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少。1973年,台湾学者皮述民先生明确提出“二书合并”说。他认为曹雪芹有一部书叫《风月宝鉴》,而脂砚斋写了一部书叫《石头记》,曹雪芹把它们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现在的《红楼梦》^[4]。1991年,戴不凡先生针对《红楼梦》文本中存在大量矛盾的现象,提出“二书合并”的观点。他认为《红楼梦》最早的那份稿子不是曹雪芹的,而是“石兄”的。这个“石兄”的旧稿经过曹雪芹的“巧手编裁”,当然加进了自己写的一些故事,编成了《红楼梦》^[5]。吴世昌先生前期主张“一书多改”的观点^[6],后期也持“二书合并”说。1980年,他提出:现存《红楼梦》文本是由初稿《石头记》和初稿《红楼梦》两书合并,且明确提出了“二书合并”的术语^[7]。持“二书合并”说的,还有薛瑞生与杜春耕等学者。薛瑞生先生经过分析研究,得出了今本《红楼梦》是曹雪芹将自己的《风月宝鉴》与他人的《石头记》合成了今本《红楼梦》的结论^[8]。

以上三种对于文本抵牾繁多成因的考证与解释,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毕竟经不起推敲,有的甚至连研究者自身都拿捏不准。

我们不妨来分析推敲一下这三种说法。

先看因是一梦,故而无序的“记幻述梦”说。这纯粹是一种全凭主观臆断、嬉戏调侃的说法。以是言之,若是写梦就可以杂乱无章、相互抵牾,那么,《狂人日记》就可以胡话连篇、杂糅无绪、违背事理,《聊斋志异》就可以满纸鬼话、漏洞百出、情节倒置,《西游记》就可以时序倒流、腾云驾雾、不知所云了。文学创作绝不是对现实生活录像机般的简单记述,也不是不假思索缺乏提炼的梦境再现。

再看他人传阅评论时刻意删移的“抽删重编

说”。虽然看似有据,实则无理。从文学欣赏的视域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同的至亲好友由于各自的经历、经验、素养、观念的不同,经由不同的路径去创造性地理解文本,当然是可以的。鲁迅也曾经这样评价《红楼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事实上,在阅读过程中这种“作者带来文字,读者自带意义”的“误读”和“曲解”现象也的确客观存在,但堪称世界顶尖级文学巨匠的作者,绝不可能轻信至亲好友的那些不合创作规律的建议,更不可能因此而信手涂鸦,将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删改得悖谬丛生,漏洞百出。若是作者已经作古,他人在编撰传世之时,出于某种原因擅自增删移植,以至于传世作品抵牾重重,破绽甚多,也似无可能。从脂本《石头记》的批语来看,不乏点睛之笔,足见评论者编撰者文学水平其实不低,有的甚或直接参与了创作过程,亦不可能不负责任地随意增删、胡乱移植。

至于《风月宝鉴》与《金陵十二钗》合并而成的“合二为一”说,虽然主张这种观点的方家学者不在少数,但细细考究起来,依然有许多难以圆通之处。《风月宝鉴》是一部揭丑之作,旨在戒妄动风月之情、治邪思妄动之症的警世教化;《金陵十二钗》是一部颂美之作,旨在以个人情感体验为基础,为闺阁昭传,讴歌少男少女的美好情感。如果现存脂本《石头记》仅仅是由这两文本合成而来,那么,石头记事,空空道人抄录等情节因何而起?以家族由盛而衰、个人沦落遭遇的主题从何而来?贾宝玉等主要人物“孩提时作大人事、长大后成小孩状”的原因何在?诸多疑问都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

三 三书耦合,天衣难成

《红楼梦》第一回叙述了成书过程。缘起于女娲补天所遗之石幻成人形,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后,将此经历刻于石头之上,空空道人抄录下来,问世传奇,名曰《石头记》;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节,则题名《金陵十二钗》。从这段话理解,好像是因读者的不同,一部文稿修改几次而进行的书名变易,这也是“一书多改”说的根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一直不曾提到《红楼梦》之书名。

根据甲戌本《凡例》第一条:“《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晴矣。然此书又名《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这与甲戌本强调《石头记》书名不一致,说明它可能是从题名《红楼梦》的稿本抄录过来的。它解释了几个书名的含义,肯定了各书名的主旨明显不同。既然书名、主旨明显不同,显然不是简单的增删修补可以做到的。若是一书多改,那么,“总其全部之名”又作何理解呢?因此,将上述题名视为各次增删之名,既缺乏文献依据,也缺乏事理基础。

为此,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维角度,按其展示的意义划分,这些书名则大体可以分为三组:一是《风月宝鉴》;二是《〈红楼梦〉初稿》,后来改名为《金陵十二钗》;三是《〈石头记〉初稿》,后来改名的《情僧录》。这三组书名其实分别是三个不同的文本,后来合并成《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总其全名为《红楼梦》。

(一)《风月宝鉴》。这是在创作脂本《石头记》前的一部“旧有”之作,是一部人物不多、篇幅不长、情节较简单、主题较单一的短篇小说,其主旨是戒妄动风月之情、治邪思妄动之症。甲戌本第一回“题曰《风月宝鉴》”处有这样一段眉批道:“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收,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此书作者并非雪芹,他只是收藏了此书而已。作者的写作动因当是家族内部的某些淫乱丑行对他的刺激。这种皮肤淫滥、荒淫堕落、道德沦丧,正是一个家族走向末世的标志。从现存贾瑞之死的故事以及被删去的“淫丧天香楼”等故事,可以推知这本书的情节特点:以富有隐喻意义的“风月宝鉴”作为贯穿全书、组织情节、体现题旨的线索;主要写成年男女的故事,并且以批判的笔调对两性关系的非道德非理性行为进行了暴露性描写;不具备自叙传性质,并无石头下凡回归等构思。后来成书的脂本《石头记》自第五回至第二十八回及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二尤故事的主要来源是《风月宝鉴》。

(二)《〈红楼梦〉初稿》,后来改名为《金陵十二钗》。主要写的是闺友闺情。明义在题《红楼梦》组诗序中写道:“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知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红楼梦》以大观园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失落,写作者的心灵之旅。肌肤滥淫显然不是他的

追求目标,而对生活中美和真情却有着热烈的憧憬和执着的追求。虽然往昔的“繁华之盛”使他难以忘怀,但最能牵动他的情感、最使他激动不已的是对少年时代闺友闺情的回忆和对真善美的发现和领悟,以及对美的理想毁灭的伤悼。这一种心态在庚辰本第一回“作者自云”一段话里有很明白的表露:“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这就意味着在创作主旨上将较《风月宝鉴》有重大不同。《金陵十二钗》对地名和时代都没有回避。“金陵”明明就说的是南京。林黛玉是苏州人士,薛宝钗是金陵人等等,都出自此书。《金陵十二钗》也不避时代,最硬的证据就是写戴权为“大明宫掌宫内相”。清朝就连写诗也讳忌“明”字,更不能在诗中出现“大明”字样。此书直写“大明宫”,没有清朝文字狱形成的忌讳症。从现存的明义《题〈红楼梦〉》诗20首并序我们可以推断《〈红楼梦〉初稿》的大致情形:是一部以大观园为基本生活环境写闺友闺情的小说;它由曹雪芹作撰,但未能传世;它不可能是脂本《石头记》形成之前的一次增删稿,而只是其成书的一个重要基础文本;金陵十二钗的形象已经具备;判词、曲演红楼梦的情节已经完备,且警幻仙姑、太虚幻境等正是与《风月宝鉴》的接榫处。

(三)《〈石头记〉初稿》,后来改名的《情僧录》。这是一部自叙传性质的世情小说。其写作动因是基于家族衰败和个人沦落遭遇的强烈刺激。按今本第五回开头那段与“梦游”毫不相干的叙述,宝玉尚小,根本懵懂不通人事,就安排他“梦游”、“初试”,用情欲声色等警其痴顽,要他万万改悟前情,于年龄、情理和情节发展上都说不过去。孩提之间的宝玉,有何“前情”?既然无甚“前情”可言,何以“改悟”?如按书中叙述,此情节当在贾府“远终数尽,不可挽回”之际,不可能安排在封妃省亲、修建大观园等那种“鲜花着锦之盛”的情节前面。造成这种缺失的根本原由,就是因为此类情节原本不是出自同一著作,几个文本对接时,因人物年龄不同,导致卯榫不合,天衣难成。从现存文本的诸多情节分析,《石头记》初稿应是一个独立的作品,其主要特点是:以现实经历为依据,写家族盛衰和个人的人生之旅;以童年生活为起点,主人公年龄较《红楼梦》初稿中的人物年龄偏小;叙事环境是贾史王薛四家勾连而又以贾府为主,通过贵族世家盛衰过程展开广阔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石头记事,空空道人抄录传世;贾宝玉衔玉而诞,梦幻识灵通;石头下凡回归

的神话已经完备。

合成的过程包括剪接、增删、穿插、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等。由于《风月宝鉴》、《〈红楼梦〉初稿》(《金陵十二钗》)、《〈石头记〉初稿》(《情僧录》)三个文本的主题各不相同、故事情节相去甚远、人物形象变化无常、人物年龄相差较大,因此三书合一,文本主旨飘忽不定、情节有悖常理、场面跳跃不羁、人物年龄忽大忽小就在所难免、解释得通了。

正由于《红楼梦》创作过程中的这种由三个文本合并而成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才出现了今本《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多重性和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设造的相互抵牾。这些矛盾的存在,正可以成为“三书合一”成书过程的内证。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文

中所引《红楼梦》原文同此.

[2] 王志尧:精研红学疑案频 醒来方悟梦非真——《红楼梦》三昧蠡测[J]. 明清小说研究,1998(3):132-144.

[3] 刘兆榕.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成书过程[J]. 贵州文史丛刊,1986(1):124-130.

[4] 皮述民.脂砚斋与红楼梦的关系[J]. 南洋大学学报(新加坡),1973(7):32.

[5] 戴不凡.红学评议外编[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6] 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 吴世昌.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J]. 红楼梦学刊,1980(1):8-29.

[8] 薛瑞生.讨论关于两书合成《红楼梦》的思考[J]. 西北大学学报,1997(3):8-14.

[9]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5.

Three Works Naturally Coincided, Things Hardly to Be Seamless

——A new inspection, from the contradict aspect of the works, on the formation cours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U Liang-ying

(Hu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the most excellent works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is of a lot of contradicts in the plot story, character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rrangement. This thesis picks out some paradox, errors, faults and slips of the works and analyzes them. Then it makes a deep inspec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omposing cours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hich stems from this three works, which are of different purports, Breeze and Moonlight, the first draft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he first draft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ree works; compose; course; textual research